

天纵英才



以翔实的史料，全面解读真实的皇太极
建大清，立国号，虎视中原

本书将为广大读者重现历史的风云际
功过，为读者呈现一幅壮美的传奇画卷。

会，再现一个历史上真真切切、鲜活生动的皇太极。阐释帝王的是非

玮
珏
◎
编著

皇太极

线装书局

天纵英才

以翔实的史料，全面解读真实的皇太极
建大清，立国号，虎视中原



玮
珏◎编著

皇太极

线装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纵英才——皇太极 / 玮珏编著. — 北京 : 线装书局, 2013. 12

ISBN 978-7-5120-1144-1

I. ①天… II. ①玮…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84524 号

天纵英才——皇太极

编 著: 玮 珏

责任编辑: 杜 语 孙嘉镇

排 版: 腾飞文化

出版发行: 线装书局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鼓楼西大街 41 号(100009)

电 话: 010-64045283 64041012

网 址: www.xzhb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龙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0

印 张: 48

字 数: 60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0000

定 价: 48.00 元



目录

Mu lu

- 第一章 初战大明朝 攻克抚顺城 / 1
- 第二章 一路征尘 血战萨尔浒 / 41
- 第三章 取辽阳 八旗军所向披靡 / 92
- 第四章 深得皇太极赏识的庄妃 / 148
- 第五章 雄心志 登汗位 / 213
- 第六章 劳军远征 受挫宁远州 / 275
- 第七章 御驾率军 深入中原 / 331
- 第八章 登大殿 终圆皇帝梦 / 390
- 第九章 疲劳征战 遗恨清宁宫 / 432

第一章

初战大明朝

攻克抚顺城

第

一

章
初战大明朝

攻克抚顺城



女真族发源于北方白山黑水骑射游牧部落,女真族汉子擅骑射,能征善战。努尔哈赤登上政治舞台时,正是群雄并起时期。刚开始他作为王杲的亲属和部下,默默无闻。王杲的儿子叫阿台,阿台的女儿嫁给塔克世即成为努尔哈赤的母亲。努尔哈赤祖父觉昌安的长子名为礼敦,礼敦的女儿又嫁给了阿台为妻。在王杲统治建州女真时,努尔哈赤祖、父均为其属下部将,努尔哈赤本人也受王杲役使。努尔哈赤十多岁时,展现在他面前的是女真的各个部落正从分散走向统一。以建州左卫为中心,环绕着建州左卫进行斗争的各部是:

建州部:苏克素护河部、浑河部、完颜部、栋鄂部、哲陈部;

长白山部:讷殷部、鸭绿江部;

东海部:窝集部、瓦尔喀部、库尔喀部;

呼伦部:乌拉部、哈达部、叶赫部、辉发部。

四大部和十几个小部,包括了建州、海西女真中的最主要的部落。大部与大部,小部与小部,以及大小各部内部,都展开了弱肉强食的激烈斗争。每一个部,都想扩大自己的力量,消灭别人,所谓“各部蜂起,皆称王争长,互相战杀,甚至骨肉相残,强凌弱,众暴寡”。大部落之间,以建州部王杲与海西部王台的竞争最为激烈。海西部内的清佳砮、杨吉奢即叶赫部,与王台即哈达部,也势不两立。无论哪个部落,在它与其他部落斗争时,都必然与明朝统治者发生关系,一方面是明朝为了维护它自身的封建统治,要干预他们的斗争;另一方面,参与斗争的各个部落,不是以亲明作后盾,就是以反明相号召,都在这二者间做选择。建州部王杲与清佳砮、杨吉奢是反明的,哈达部王台则很坚定他们的亲



明倾向。

王杲死后，他的儿子阿台等仍然坚持走父亲的反明路线。他们对王台父子出卖王杲这件事恨之入骨，伺机报仇。努尔哈赤祖父觉昌安、父亲塔克世虽然同阿台有多重的密切关系，却不愿同他们反抗明朝朝廷；相反，宁愿帮助明朝去剿灭阿台等人。

万历十一年（1583年），影响努尔哈赤和他本人一生的一系列重要事件逐渐开始发生了。那时王台已经被北关的清佳努、杨吉奢逼死，阿台与他们联合起来侵扰明朝的边界。二月，阿台纠集阿海等女真酋长合并了大批部众，分别从各路进入边墙以内，深入至沈阳城南浑河，李成梁急发兵至虎皮驿（沈阳城南十里河）支援这次反入侵。阿台的千多名骑兵在抚顺掠夺大量财物而去。李成梁等认为，有阿台在，辽东不会安宁，决心来一次彻底的捣巢之战。阿台在苏子河南的古勒山（今辽宁新宾县上夹乡古楼村西北）依山作寨。山势险峻，三面壁立，壕堑四设，固若金汤。明朝的边将无军事才能，闭目塞听，对于现在存在的具体情况，一窍不通。阿台自以为他的营寨万无一失。李成梁毕竟是有大将之风范的。他以努尔哈赤祖父觉昌安、父亲塔克世作为导向，明军从抚顺王刚台出塞百余里，一路挺进至古勒寨。李成梁指挥明军用火阵之势攻坚，督兵冲击，奋战两昼夜，射杀了阿台，同时还冲破了阿海寨。明军获得了巨大胜利，在这次战争中共斩杀女真二千二百二十二人，“杲子孙靡遗，东夷震慑。”明军的胜利，其中也包括了觉昌安、塔克世的力量。但明军却听信一名叫尼堪外兰的挑拨离间，不分青红皂白，把觉昌安和塔克世都给杀了。战后真相大白，明朝知道努尔哈赤的祖父与父亲被杀，纯属冤枉，所以找到了塔克世的尸体，下令要求他的部下伯插领回，并保护努尔哈赤兄弟，让他们返回本部落，把攻城时所得敕书三十道给他，还送了三十四匹马，允许他继续袭位都指挥使的职衔。

努尔哈赤从一个无名小卒，一跃成为建州左卫的都指挥使，他家世代都效忠于明朝，而今却要同明朝进行对抗了。万历十一年（1583年），努尔哈赤已二十五岁，不但有敕书，还有职称，但处境极为困难。他的直接政敌是尼堪外兰，这个人原本只是建州女真苏克素护河部图伦城的小头目，但此人野心勃勃，他挑唆明军并杀害觉昌安、塔克世，目的是要成为整个建州女真的首领。所以努尔哈赤非常清楚尼堪外兰就是杀害其祖父与父亲的幕后黑手，明朝对他也是信任有加。同尼堪外兰的斗争，既是报仇，也是争夺建州女真的最高统治权。努尔哈赤当机立断，以攻打尼堪外兰为理由，乘着这个时机起兵。这是一个英明而又极富远见的决定。但是，很多人并不理解这一点。那时努尔哈赤势力弱小，仅仅有祖、父遗留下来的十三副铠甲，相比较而言，尼堪外兰既有明朝支持，又有哈达等女真大部落的帮助。

有了明朝的信任，很多人都倾向于投靠尼堪外兰。努尔哈赤此时变得比较孤立，连本族的人都不赞成反对尼堪外兰。五祖子孙竟对天发誓，要杀掉他，然后归服尼堪外兰。而尼堪外兰此时有恃无恐，威胁努尔哈赤向他投降。努尔哈赤不屈服于他的威胁，很不

服气地说：“你原本是我父亲的属下，反让我服从你，哪有这样的道理？没有百年不死的人，我们走着瞧吧！”

努尔哈赤在同尼堪外兰这个主要敌人进行斗争时，想尽一切办法，联合一切可以借助的力量，并从自己的队伍中不断清除思想意志不坚定的分子。苏克素护河部萨尔浒部酋长卦喇的弟弟诺米纳，同尼堪外兰有矛盾，他带领本部落内三名小酋长，共四人来投奔努尔哈赤。他们要求努尔哈赤看在他们最早投靠他的基础上，不要以普通“编氓”对待，应当视为兄弟。

万历十一年（1583年）五月，努尔哈赤以十三副铠甲同诺米纳的军队联合起来攻打尼堪外兰。努尔哈赤因为聪明睿智，号淑勒贝勒（汉语即聪睿王的意思）。龙敦不让诺米纳同努尔哈赤联盟对抗，鼐喀达把这些话如实地告诉了他的哥哥，诺米纳便背叛了同努尔哈赤的盟誓。

努尔哈赤没有因为诺米纳负约而灰心，他坚定不移地朝着既定的方向前进。带领一行人马进攻图伦城。尼堪外兰非常胆小，听到努尔哈赤朝他攻来，抛弃他的军民，只携带妻子儿女，逃到了嘉班。努尔哈赤以少数兵马，攻克图伦城，首次战争就取得了成功，胜利回师。八月，为了乘胜追击尼堪外兰，努尔哈赤继续发兵攻嘉班。诺米纳及其弟鼐喀达暗地里给尼堪外兰通风报信，使他不顾城池仓皇而逃，跑到抚顺东南的河口台。明朝守边军队截住了尼堪外兰，不让他进到边里。努尔哈赤追兵赶到，见此情景，误认为明朝军队和尼堪外兰是一伙的，便停止追击，下令退兵。尼堪外兰有一部下逃出，把实情告诉了努尔哈赤。努尔哈赤因为没有追到仇敌，非常痛恨诺米纳兄弟。

尼堪外兰在女真人中越来越失掉人心。他的部众和一度对他抱有希望的人，看他潜逃到边境，明朝不但见死不救，还阻拦他进入明朝边境内，知道明朝廷以前答应他做“满洲主”的话全是骗人的，于是，纷纷脱离了他。尼堪外兰惊慌失措，带着妻子奴仆等又逃到了鄂勒琿城。万历十四年（1586年）七月，努尔哈赤越过沿路的敌对各部，攻向鄂勒琿城。夜晚就将鄂勒琿城攻破了，但尼堪外兰不在城里。刚攻城时，城外四十余人，来不及进城就想从此城逃走，为首一人穿青绵甲，戴毡帽，努尔哈赤怀疑他就是尼堪外兰，单身直入，与四十人交战，虽然全身上下受伤三十多处，但毫不胆怯。他一人射死、杀死以及射伤的敌人共有三十四人。捉住六名中箭的人，努尔哈赤让他们回去给明朝捎信，要明朝交出尼堪外兰，如果不按照他所说的办理，就派兵征讨。

努尔哈赤派斋萨带领四十人索取尼堪外兰。到了指定的地方，尼堪外兰想登台躲避，而台上的人把梯子已给撤了，尼堪外兰落到斋萨手里，被其杀掉。努尔哈赤的头号政敌终于被铲除。明朝因为误杀了努尔哈赤的祖、父，所以即使努尔哈赤在边里边外如此大动干戈，也不追究。努尔哈赤深知：他的女真儿郎擅长的是野战，几万铁骑旋风一样卷过草原，确有不可阻挡之力，可是用来攻坚呢？





他统帅下的十万之众,是他几十年中积攒的家底,他不能也不敢让它在抚顺城下荡尽,另外攻打抚顺,若一时不能奏效,旷日持久,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因为周围的明军会赶来救援。

战争必须速战速决!

他没有向面前的子侄和将军们啰唆,因为他们也在考虑这一难题。

“我说几句吧,”代善大概难以忍受沉默的压力了,他打破了沉寂,“可以想办法把李永芳引出来……比如说,我们在抚顺附近村庄制造混乱,他必然带兵出城镇压,那时,我就可趁机消灭他了。”

“要是他不出来呢?”努尔哈赤问道。

代善不说话了。他无法回答父汗的反问,只张皇地挤着眼睛望着大家。

是的,李永芳很有可能对周围村落的乱局置之不理,因为,这些年来,女真在周边的骚扰已是家常便饭,他不会为这管不胜管的事出兵干涉。

可是,有可能做太子的代善得有人支持呀,要不,就太使他尴尬了。

“我看大贝勒的想法可以考虑,”坐在努尔哈赤下方的扈尔汉说话了,“我们要闹就闹个大的,闹得李永芳不能不管。他一出兵就好办了!”

扈尔汉是努尔哈赤的养子,是爱新觉罗家族以外他最赏识的将领之一。他本为雅尔古部首领扈拉胡之子,万历十六年(1588年)他投奔努尔哈赤时,年仅十四岁。此时,这个二十七八岁的汉子已是立过赫赫战功的大将了。他不仅骁勇异常,而且智谋超群,很得大汗的宠爱。

努尔哈赤脸上有点笑意了,他看着这个养子问:“我已经说过,李永芳很难挪窝,即使他派兵出来干涉,也只会派个把总带几百人转一下。”

“那,该怎么办呢?”其中的一个将军说。

“那就揪住不放呀!”扈尔汉转转眼珠,“我们圈住李永芳这几百人紧紧不放,就像揪住了老虎的尾巴,揪得它痛了,那老虎自然就出洞了……”

周围的将领眼睛亮了,他们都认为扈尔汉的计策很有操作性。

“这法子可以考虑。”努尔哈赤终于说,“但只可算是中策。你们想,这样打法,很可能要打几天,抚顺周围的明军是绝不会看着不管的。”

扈尔汉说:“他们的大军一来,我们就跑!”

这一句话惹得大家都笑了。

“那还是得不到抚顺呀!”

“一跑那不就是败了吗?”

“我们是不能败的!”

他们嚷嚷着说。

“父汗,我想为攻取抚顺献上一谋……”四贝勒皇太极说。

“你说吧,皇太极。”

“我的主意也许不如二哥和扈尔汉的……”皇太极向周围笑笑,样子很谦逊。这就是皇太极的长处,这时他已为后金的创立立下了卓然功勋,又是大汗面前最受宠爱的儿子,他却从不居功自傲,所以他很得人缘。他原是大汗的第八子,人称八贝勒。但由于后金建立后,叙功封为四大贝勒之一,就被人称为四贝勒了。

“快说吧,皇太极!”

“说出来,大家议一议,四贝勒!”周围的人一起催他。

这时后金的最高领导层里,还保留着原始部落中集体议事的浓重遗风。这遗风直到大清建国初期仍未消散(如八王议政)。没有封建朝廷中那一套等级森严的繁文缛节,他们说话都是比较随便的。

“是这样,四月十五日,抚顺城就要开马市了,集市上人群拥挤混乱,我们可以扮作卖马的商人混进市场,伺机潜入城里,我认为那是很容易的事……”

大家认真地听皇太极说,听到这里已知道他计谋的大概了,忍不住兴奋起来。

“你是说我们要学孙猴子钻进牛魔王的肚子里去?”努尔哈赤高兴地问。

“是呀,父汗。”

“可是,你不能把我们的七千大军都送进李永芳的肚子里去呀!”努尔哈赤已经明白皇太极的用意了,他这样说是故意的,好让儿子把自己的妙计说透,说得让人心服。

“父汗,何用把您的七千人马完全送进抚顺城去呢,我只要带领百多骑兵进了抚顺,就可搅得他们人仰马翻,与此同时,父汗可率大军直至抚顺城下,城内城外来个里应外合,不消半日,抚顺城就是我们的了!”

皇太极的话刚刚说完,房子里的呼喝声就轰然而起。“好呀,妙呀!四贝勒献的好计呀!”

“我们就是孙猴子,李永芳就是牛魔王!”

“给我一百人马,咱去当那小猴子!”

“不,我不用一百人马,我只要五十就行,只要我能进去……”

将领们坐不住了,纷纷走到大汗面前表示赞同,激动地请战。

像元代的蒙古人一样,女真人也不太熟谙汉族的历史典籍,却对汉族的历史小说很有兴趣。特别是《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英烈传》等书里的故事,谁都能够说上一二。努尔哈赤更是再三研究过,因为那是智慧的源泉。他曾一再地在他们的军事会议上,用以上几本书里的故事表达自己的观点,说服、动员自己的部下。

“静下来,静下来……”努尔哈赤向大家摇摇手。

将领们又回到座位上,仰头看着努尔哈赤。





“我看皇太极的这一计谋可行!”大汗说。

“计策是皇太极出的,就让他当那孙悟空好了。皇太极,你可从你的本部人马中挑选一百名精兵,扮作卖马的贩子潜入城中,我率大队人马随后出发,在离城五里处扎营等待。城里城外相约吹笛为号,共同行动!”

皇太极领命去了。

留下的各位将领听从努尔哈赤安排。

努尔哈赤做事是十分周密的。他不觉得抚顺城可以一举而下,遇事宁可估计得困难些。他想到抚顺不是一座孤城,在它的周围还有东州、马根单等明军据点,抚顺被袭后,他们很可能前来救援。那样会使他们的攻击十分被动。因此他把八旗劲旅分作两路。他派莽古尔泰、阿敏、扈尔汉等大将率左翼四旗攻打东州、马根单等处;自己和代善亲率右翼四旗猛扑抚顺。

接近中午,容俏一行乘坐两辆马车在抚顺城东北的集市上转着。她们走得很慢,因为两旁商贩的货物有如山积,来往的人群摩肩接踵。就是人们愿意为她们的马车让路,也挤不出多大的空间,她们只好走走停停。马车夫扯着嗓门大声叫喊,他那怪异、悠长的喊叫声,也不起多大作用,只能引得姑娘们发出阵阵笑声。

再说,容俏和她的三个丫鬟见什么都感到新奇,不时地下车观看,褒贬着商贩的货物,不时地和人家讨价还价,可是最后又什么也没买。她们一路观看着货物和各色各样的人。却想不到人们也在看她们!

容俏作了决定,银凤和春颖乐得撒欢,立刻就向周围打量,寻找可以吃饭的去处。她们看到离她们所在的地方不远,有一个小土埠,那上面有几棵老柳树,那里的人少一些,只有几个用草席搭成的卖东西的棚子。她们便令车夫把车赶到土埠上去。

到了土埠上,容俏就吩咐车夫把车撑牢,然后把马卸下来,驾起盛草料的竹箩,把马喂上。她就和丫鬟们商议买什么东西吃了。

“甜粽、糖葫芦、糯米糕、花生酥、山楂卷、茶叶蛋……”容俏一口气说了十几种。

“呀,小姐,亏你记得这么多!”金环叫道,“如果每样都买一点来,也会把咱们撑坏的!”

容俏的父亲虽只是游击将军,家境比起一般军官和百姓还是富裕的,可是他们身在边外,是吃不到关内奇巧怪样的东西的,今日一见怎能不馋呢?

“小姐,我爱吃水煎包,你买不买呀?”春颖叫道,“还有那江米年糕!”

“买,买!”容俏说。

“还要给我买几个枣饅儿,”银凤也忙着说,“那东西我在老家时吃过,里面包满了红红的甜枣,看到那东西我就想起我的家乡——山东沂蒙山来!”

“买,这就去买!”容俏高兴地说,“金环,你想吃什么?也报一报呀!”

“我吃什么都行，”金环笑咪咪地说，“你们要的那些东西，如果都买了来，一头猪也吃不了，剩下的，我也吃不了！”

李永芳将军带领他的亲兵绕着城防转了一圈，没发现什么要紧的事，只是对东北角的千总刘涛有些不满。他竟敢把集市扩展到城内来，占了一大片地面。刘涛低头听着，也作了些解释。他说这不是头一回，过去，当人多时，城东北角也屡屡被占据过。集市的人流就像洪水，有时，你怎么堵也堵不住的……

他说的也是实情。自古以来，一到集市，也是城内城外满是人的。

“你要小心，”李永芳警告他说，“要是出什么差错，我要拿你是问！”

“是，将军，”刘千总规规矩矩地应着，“小的会加倍小心！”

回到家里，已有些劳累，夫人帮他把沉重的铠甲脱下。挂在架上。

“报！”外面一声喊，一个侍卫跪在廊前。

“什么事？”李永芳皱着眉头问。

“巡逻队华千总报告说女真旗兵有异动！”

“把华千总叫来！”

一会儿，华千总进来了，他站在将军面前。

华千总是个年轻人，才二十多岁，黑黑的消瘦面孔上有一对引人注目的大眼睛。他还穿着厚厚的棉铠，屁股后面有一大块汗渍，看样子他是骑马跑过来的。

“你说！”将军命令。

“回禀将军，属下奉命在抚顺周围进行例行巡逻，辰时末刻行至蛤蟆岭时，看到了潜入我城郊的大量女真部队，他们隐藏在丘陵、沟壑间。”

“你是怎么发现他们的？”

“我和弟兄们看见数百只乌鸦四散而去，这是很反常的。往年春天，它们一大早总是聚在一起的。”

“往下说！”

“太阳出来后，我们又看见丘陵、沟壑、树丛间有许多光点闪耀。我令巡逻队埋伏在树林中，自己带领几个兵丁从间道靠近了那些可疑的地方，于是就发现了他们……”

“他们有多少人马？”

“我无法估算，有数千人吧？”

“数千人？”李永芳踌躇了一会儿，他叫道：“来，铠甲！”

夫人和几个丫鬟跑到他面前，帮着他把铠甲披挂上，夫人一直没有说话，可是，她的眉毛蹙得紧紧的。

皇太极带领的上百人马进入抚顺东北角后，没有像通常马贩子做的那样，从马上下来，再把草料袋解开。带着簸箩的就用架子撑起，开始喂马。没带簸箩的，就直接把草料





放在马头下面,让马多少吃一点儿。他们仍然聚在那里,有的人甚至还骑在马上。

有几个远道来的马贩子走了过来,大声地招呼着:“啊,老乡,带来的马怎么样?让我们看一看!”

“看吧,你们如果带了双好眼来,就请看吧!”

“我们没有孬货,每匹都是百里挑一!”

辫子客们开始和顾客打牙擦嘴,可是他们并没有表现出对顾客应有的热情,他们的眼睛望着别处,望着那些持刀站在鹿砦前面的虎视眈眈的军人。

一个从关内来的五十几岁的还戴着厚毡帽的经纪人大声喊着:“喂,有人看上了你们的枣红马,告诉我,我该和谁说话!”

从马堆里钻出一个辫子客,迎向顾客。他没戴帽子,亮亮的脑门上冒着几粒汗珠。“我,我,有话和我说吧!”

于是,他们都甩着衣袖向对方走去。

等走近了,关内老乡望着辫子客说:“嗨,天还凉呢,怎么就汗涔涔的了?”

“哈,走的道远呗……刚刚又吃了顿饱饭!”

他们打着哈哈,精明的眼睛打量着对手,接着,他们的两只袖筒相接了,并且握住了手。

按照牲口市上的规矩,牲口的价格是不能明说明道的,交易就在袖筒里进行。

顾客握住了辫子客的三个手指,望着面前的枣红马,摇了摇说:“你瞧,这个价行不行?”

“不行,不行,远着哩,远着哩!”辫子客说着,在袖筒里抽出自己的三个指头,反握着经济人的五个指头,“怎么也得不少于这个数!”

“你想不想卖,竟开出个天价来!”内地顾客故作生气地拽回自己的袖筒,甩了几下,扭着头要走开,可他跑了几步又站住了,回头还是打量着那匹让他移不开眼睛的枣红马。

拥上来的顾客越来越多,他们和辫子客这里一簇那里一簇地像刚才那样谈着买卖。

皇太极站在中心,他倚在一匹雪青色的马旁,用手抓着它的鬃毛玩弄着,透出内心的焦灼。他的周围站着几个精悍的女真小伙子。

这时,努尔哈赤已经建立了军民合一的八旗制度。皇太极以四贝勒的身份兼任正红旗的旗主(固山额真)。是努尔哈赤军政核心中的人物了。

奇袭抚顺的计策是他出的,他为自己请得了带兵深入抚顺城的任务。整个战局成功与否,对他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他周围的这几个女真年轻人是他挑选出来的,大多是他手下的军官。

“瞧见了没?”皇太极说,眼睛瞄着不远处的明军,“咱们面前有三个街口,都有兵丁把守,除了手中的刀枪外,他们还装备着几样重火器,那是二人抬……”



皇太极当然不能用手来指点,可是他的眼睛已经示意那些重火器在什么地方了。

他的伙伴们眼睛瞪得彪圆,随着皇太极的话,他们已经看得清清楚楚。

“二人抬”是一种轻型的火药炮。炮筒很长,口径二三寸不等。用时得架在木架上,或直接用人来扛。这大概就是它名字的由来吧。这种炮一次能填几斤黑火药,然后填上碎铁块或铁砂。它的威力在当时来说还是不小的,它的喷射面较宽,用它对付蜂拥而来的敌军是很有杀伤力的。可是像那时别的钢炮一样,放一炮后,得重新装填火药,那得费去很长时间。打几炮后,炮筒便灼热滚烫,有时一沾火药就炸了,那是很危险的。

“要是不能在开炮前越过他们的防线,就要小心了。”皇太极继续指示着,“那就得在他们轰了第一炮之后冲锋,把他们的阵脚打乱了,他们的二人抬或生铁炮也就无用了。记住一点:制胜的法宝就是猛打猛冲,把敌人纵横分割,让他们满眼都是我们的人!等大汗的大军一到,抚顺城就是我们的了!”

他的属下微微地点着头,眼睛却仍盯着明军。

这是他们头一次夺取一个城市,虽然他们相信自己的大汗,相信智勇双全的四贝勒,可是他们心里仍然是很紧张的。

这样的指示皇太极说过几遍了,可是过一会儿,他就又说了一遍。他这样翻来覆去地说,也是因为他心里也有点紧张。他觉得城外大汗的军队应该布置好了,那大家盼望的胡笳声也应该响了。

这时,明军也在打量他们。

刘涛被来巡查的李将军训斥了一顿后,心里直冒火,但他又不能为自己辩驳。自己把女真的马贩子放进来的确是不对的。可是他挡得住吗?再说哪一年没这事呀!这样想过之后,就一遍遍地把防守的军队调来调去,一心把防务弄得万无一失。

“千总爷,”一个贴身马弁对他说,“我看放进来的这帮辫子客有点怪……”

“有什么怪的?”刘千总横了他一眼。

“您瞧,他们和过去的贩马人有点儿不同,他们不把马鞍卸下来,也不喂马、饮马,上百骑人马堆在那里……”

“还有什么?”

“还有……如果细细看去,他们似乎排列成队。”

“越说越玄了!”刘千总扬了扬马鞭,可是他还是照马弁说的端详着那群辫子客。

看过之后,他的心悬了起来。因为,他也看出事儿来了,那伙人真的有些异样。

“去,带几个人过去看看!”

“是!”马弁招呼了几个弟兄向那群辫子客跑去。

他们遇到的是一双双警惕的眼睛,马弁立刻就意识到那决不是通常贩马的商人的眼睛。他们不敢走近了。



“你们聚在这里干什么？是做买卖的样子吗？”马弁喝道。

辫子客们不理他。

过了一会儿，从他们中间走出了有一个有点身份的辫子客，笑着招呼马弁一伙说：“军爷，是这样，我们派几个人找水去了。走了一夜的路，马需要喝水……”

“是呀，这时候给马喝水比给它吃草料更要紧。”

“要是找不到水，我们只好出城了。”

“军爷，哪里有水呢？这儿周围有水井吗？”

前面的几个辫子客你一言我一语地答话，使紧张的气氛缓和下来。

这时，中间有个身穿簇花锦缎箭衣的年轻人吩咐说：“军爷说得有理，你们来这儿有一会儿了，却什么也不做，是打盹儿了吗？要是想睡，那干脆就到城外找个窝铺睡上一觉，免得在这儿半死不活的！”

听了那位有身份的年轻人的话，辫子客们有动静了，他们把马散开来，把草料袋从马背上取下来，有的还忙着给马取下嚼子，弄得叮叮当当地响。如果明军警惕的话，就看得出来，他们虽在忙乱，可是什么也没做。他们牵着马挪动了几步又转回来，摘下来的马嚼子又戴了回去。可明军马弁们却不在意了，他们耀武扬威地走进辫子客中间，东瞧西瞅，拍拍他们喜欢的马匹的脊背。

忽然，他们看见了一把雪亮的腰刀。从辫子客的一个简单的行李卷中凸了出来。这种锋利的腰刀他们是十分熟悉的。辫子军们的马队就是举着这样的腰刀呼啸着像一阵旋风似的飞驰过草原的。

马弁把腰刀抽出来，大声责问道：“这是什么？这是马贩子该有的东西吗？”

辫子客们先是一愣，旋即他们纷纷从他们的行李卷中，从马鞍下面、草料袋中抽出了各自的腰刀。明军的几个马弁立刻被围在了刀丛中。

皇太极也愣了，他想不到事情会突变到如此地步，但他没有慌乱，只是轻轻地嘟哝了一句：“怎么父汗那里，胡笳还没有响呢？”

却在此时，从城外东北方向，传来了沉闷而悠扬的胡笳声。

皇太极脸上的忧郁一刹那间没有了，顿时昂扬和兴奋起来，他飞身上马，一连下了三道命令：“上马！吹笳！冲杀！”

皇太极的指令，一瞬间就被准确地执行了。明军的几个马弁还没弄清发生了什么事情，自己的头颅就掉在了杂沓的马蹄下面，而化装成商贩的女真部队按照皇太极的吩咐像三支长箭朝三个路口飞去……

中午，四月的太阳还是很有威力的，把集市上的人晒得懒洋洋的。有些人也带了吃食爬到土埠上来了，他们也想在大柳树下搭搭凉。这天虽没有风，可是人多了，他们的行动就带起了风，集市的上空弥漫着一层淡黄色的轻尘。



容俏和她的几个丫鬟逛得高兴、玩得高兴，也吃得高兴。

“呀，怎么这么多人了呀？”容俏娇声娇气地叫道，她站了起来，向周围看着。她看到一双双快要冒火的黑亮的眼睛后，脸色有点发红，

“走，金环，他们来了，咱们走吧。”

三个丫鬟答应着，收拾着身边的东西。

忽然，春颖笑起来，笑得前仰后合。

“死丫头，你张狂什么？”容俏两道长眉耸动着，责备春颖。可是春颖仍望着她笑，还用她的小指头指着自己的鼻头。

银凤望了小姐一眼，竟也跟着春颖笑了。

金环也看出了什么事，不过她是个庄重的姑娘，只笑了一声，就从衣袋里摸出了个小圆镜递给了小姐。

容俏接了过来，只一照，她自己也笑了起来。

“小姐，别出怪相了，好些人在看咱们呢！”金环跑过去抖开一方手帕，意在挡着周围人的视线，“来，小姐，我给你抹下来……”

就是在这个时候响起了胡笳……

几乎就在胡笳响起的同时，集市就乱了！

“炸市了，炸市了！”

“女真兵杀来了！”

“快跑呀！快逃命呀！”

人们呼喊着的，像没头的苍蝇东扎一头西扎一头。货架上的东西被撞翻了，撒了一地，接着就有成百上千只脚从上面跑过。不幸的是那些老人和孩子，他们经受不住拥挤，没跑几步就被推搡倒了，只要倒在地上，他们就别想再站起来……

马市的马被惊扰了，它们挣断了缰绳，哐哐叫着，发疯似的向旷野跑，有的也向人群跑去！它们使集市更加混乱，也给人们带来更大的祸害。

胡笳继续呜嘟呜嘟地响着……

人们终于看见了：东北方向一片刀光，于阳光下闪耀，晃得人睁不开眼睛。

“女真人来了！杀人魔王来了！”

“是努尔哈赤，是他来夺抚顺城了！”

许多人跑不动了。他们蹲在地上哀哀地哭起来……

刹时，有马队掩杀过来。骑士们一律缨帽、箭衣，举着马刀，猫腰喊着“杀呀，杀呀”！

四个姑娘呆住了。过了好一会儿，她们才终于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三个丫鬟向她们的小姐聚拢来。

“小姐，咱们怎么办呢？”金环哭道。



容俏的脸色煞白，细眯凤眼，银牙紧咬，慢慢地一字一顿地说：“他们终于来了，而且选了这个时候！——金环，你走吧，趁着这时还能够走出去！”

“我不！”金环拉着小姐的一条胳膊摇着，“我不走，我要和小姐在一起……”

容俏似没听她的话，问春颖道：“车上有家伙吗？”

“有。”春颖说，“你顺手的双剑，强弩，银凤的银枪，还有我的宝剑、弹弓！”

“真的吗？”容俏问，“我怎么没看到？”

银凤说：“都藏在马车里的褥垫底下呢！”

“走，咱杀回城里去！”容俏喊。

金环又上前拉着容俏不放，她哭喊着：“小姐，你打不过女真人的，他们的人多啊！老爷这时正带领官兵守城。等打退了他们，咱们再回去吧！”

容俏冷笑一声，一甩手把金环推了个趔趄。金环急忙扶住树才没有摔倒。

容俏实不忍心，她又走回来对金环说：“金环姐，你比我大两岁，应该比我懂事，现在抚顺城已经破了，老爷还守什么城？说不定他这时在什么地方苦撑着，我们或许就有去无回了！你又会武功，跟着送死吗？”

金环听小姐这样说，大声号啕着：“小姐，我就是死，也要和你们一起死……”

容俏不再理她，她跑到马车边，银凤和春颖已经把武器从车上找出来了。

车夫们不知哪里去了，四匹马大概也看出有什么异样，不再吃草，仰起头竖着耳朵听着厮杀声。

她们带上各自的武器，飞身上马，向抚顺城飞驰而去。

抚顺城里杀声震天……

皇太极一听到城外胡笳吹响，知道父汗的军队已到了城边，喜不自胜，立刻吹笛响应，下令进城的人马向明军攻击。他自带几十名兵丁冲向城门，把守城的十几个明军士兵杀死，消除了城门周围的堡垒，并跑上城堡用明军的大炮向集市轰击……

李永芳多年来凭借的就是城高池深和他苦心经营的城外防线。如今在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奇袭下一点儿都用不上了！

千总刘涛一见面前的辫子们有异变，就连连顿足，知道上了大当，立刻命令守住街垒，并用枪炮向冲过来的女真骑兵射击。可是女真骑兵像一群跳蚤，一勒马缰就从他们头顶飞过，使明军感到迅雷不及掩耳。等他们把二人抬炮点火，发出雷鸣般的吼声时，女真健儿们已在抚顺城的街道上呼啸着撒着欢儿驰骋了！

二人抬的威力还真大，一炮轰出，像一柄火扫帚把前面几十丈的地面清扫了个干净。可是，它一个辫子兵也没伤到，而倒在血泊中的全是刚刚冲进城中的老百姓！

胡笳响起的时候，李永芳带着他的侍卫正走到城市中心，那里有一小片广场。平时，他就是在这里召集军队、民众向他们发布朝廷诏令和他自己的训示的。他想在这里停一



停,把各个千总找来,汇总一下情况,然后再决定采取什么措施。

可就在这时,溃兵就像决堤的洪水向他冲来了。

他和他的卫兵站在路口,横着兵刃,企图挡住这股吓得不知所措的溃兵,可是他一时没有办到。

“城破了,辫子兵打进城来了!”

“跑呀,跑呀!兵败如山倒呀!”

溃兵吓得叫喊着顺着墙边跑过,想从将军和侍卫的坐骑缝儿里钻过。

“给我站住!李将军喊道,“天还没塌下来呢!我还在这里呢!”

侍卫们也和他一起喊叫,可是没有镇住这伙溃兵。李将军是由士兵逐步升上来的将军,他深知士兵离乡背井戍守边关的艰苦,很爱护他们。可是一看他们丢盔卸甲的狼狈相就怒从心头起,他挥起手中的宝剑,一连砍死了几个士兵。溃兵们清醒过来,一起跪倒在他面前。

他只问了几句,就从他们哆哆嗦嗦的回答中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首先,他派出两个勇敢、可以任事的侍卫飞驰辽阳,向大明总兵求救。接着,他吩咐身边的几个侍卫:“传我将令:各营不要阻挡恋战,那是没有用的!快快退至老营周围布防死守,不得有误!”接着,又对面前越聚越多的溃兵喝道:“跟我来!”

说完,他立刻回马朝老营跑去。那时候,不管人马有多少,发号施令的中心,习惯上都称为老营。

他明白现在已经无险可守,只好集中兵力守住老营。他希望能够坚持住,等待救兵赶来。按照过去的经验,女真队伍就像雨后的洪水,他们袭来就是为了抢劫,无论得手与否,都不会久留。他希望这一次也是这样。

李容俏和她的两个丫鬟一直向抚顺城驰去。

金环哭叫了几声,向周围望望,集市上已经没有了赶集的老百姓,几条大道上,几乎全是跃马驰骋的辫子兵,他们大声呼啸着像波涛般涌向城里去,他们的刀片、枪尖辉耀着阳光。小姐和银凤、春颖她们去和辫子兵拼命去了,她呢?她正这样想着,几个辫子兵看见了她,他们用马鞭指了指,就离开了队伍,拔马向土丘走来。

“不能落到他们手里!决不能……”她手里没有能够使自己致命的东西,脚下又是松软的黄土,她向周围望着,看见了她们在那儿歇凉的那棵树,就急急地向它走去。

在快到城东北门的时候,容俏回头看了一下,正好看到金环向大树撞去的一幕。心里喊了一句:“好一个烈女子!”

她没对两个丫鬟说什么,就和她们一起纵马进了城门。辫子兵们已经看到了她们,也有几个人想到她们面前来,可是他们好像也身不由己,就像大洪流中的草芥,这时候只能随波逐流……